

天祿閣外史卷之一

蕭江書庫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學韓洎校正

賓韓文二十一篇

幽厲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於國黃憲為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天下號為徵君帝幼時遂聞其名及即位屢聘不就帝後荒于政權移閣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黃憲寓游息國有感于異鸞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為己任退與弟子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以幽厲紀國厥志微矣

唐田弘曰東原黃井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寔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雄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



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温見而焚之怪其諷時譏世過于詩之
小雅云故此史往不傳梁太子昭明慕其文以千金構于
天下竟無所獲迄于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
嘗欲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嘆曰天祿石渠承明
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
疑之當時諸侯王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
如東漢都于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
詎有天子降為王乎况井度本一含光蘊秀之士其却安帝
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仕王侯高尚其事井度有焉
豈籙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
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泚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
或以為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攷也

天皇幸于蒼梧揚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
而荒體非有石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伯禹治水
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將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
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勞夫先王之于
巡將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紀之以歲月者豈荒于游觀
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
此初政之勤是矣而猶未可巡幸也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賣威
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故市無商賈陛下則以
清淨之治饑民號泣陛下則以為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姦臣之壅
也亦衆矣陛下不寤其姦而高拱無為以聽其亂又為巡將之舉
駐蹕蒼梧輕玩不測之地擅楚國之財通姦臣之隙而宮
闈若蠱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憎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

為

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徵君游古息國寄慨

而吟有鸞戢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為此游也徵君聞而怪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魄也是為幽厲炎之室其將頽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于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柰蒼黔何燕言息國粉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指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以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誓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繼得之則烹魚樂于繼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繼矣窺子之意將王室以為壑諸侯以為池洋然繼之而赴于壑是子以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知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李膺訪徵君于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井度耶曰泰也以衣布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与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兮有客緼袍寒溪淡而無聲兮木落遠臯二子聞而悽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笑而入徵君及階逆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徃歲發使者瀆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唯是夢寐以相達也子何辭吾以餽而報吾以書乎徵君荅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

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飡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豈復予乎夫受而不報耻也不能報而受之亦耻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耻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勞效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刀之力而况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卧徵君謂曰林宗已卜甫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歲時執各努志也是歲梁冀作亂

有巨盜攻冥阮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兼善射懸十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井度未可攻也乃結

營于關外有司聞之匍匐詣于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游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奉高乎有司請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嘆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為名屯于冥阮聞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笑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為人患夫靖一郡而遺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

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二臣攝之夜發步卒三百人挾短
兵騎卒三十人持矛以步卒分為前後二隊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
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游其間令關吏登堠守舉烽關外鳥
鵲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
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咲曰此必井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
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
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為文六韜為武今吾衆臨關
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衅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
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
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烟
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寤杳不諠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
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
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

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
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
纓汙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為皆自殺一郡悉平
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墮一庫而措汝南于枕席之上可謂
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井度之謂乎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玄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
昧死言向者彘豕之勞奚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菲
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竊
以為禮遇之過也昔許由抗志于唐堯務光執節于殷湯二子者
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
不以堯湯為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
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
獨茂塵礫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氣之宣暢而

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愚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于輔弼之列而与廁于吁咈之庭矣臣願天皇聖明慎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容臣于草莽詠歌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于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閔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閔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間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喜雖忌忠而必賞失意而渝怒雖寵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主在

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主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取者調其取失取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既誅卓超徐璜左悺唐衡貝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後惠淳于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于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輔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于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与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

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
執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
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執完而形
制維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罔于義皇得之
而畫八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奠其網周武得之而奮
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泮殷湯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
其鉞蒼頡得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
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
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寧戚得之而扣其角伯
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
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為機乎由此觀之
天地万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原乎今子之
出也將以仁義為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鎔兆民于執物經之綸之
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
奕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為機賢者以禮信為機謀士以術數為
機辯士以縱橫為機此四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
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
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蓋奮而張之
噫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之樞者莫如韓、固戰國
也宛穰襟其東大梁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勝
足以扞四向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
侯來若長江盤紆于中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
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
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
創業于夏申伯受封于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于南陽故

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執遠控乎西京
以為羽翼新室翦漢二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跡更始臨清水
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
德脩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
智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
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仕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
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雖擁成臯之固以為金湯
採析邑之鉄以鑄劍戟登魯王之闕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
疲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
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脩德則王室必虛必弱必危
王若脩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執也賢王欲輔王室而
不脩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
所以為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之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

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洎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第一忠義之氣藹然于言外其視戰
國蘇秦張儀之輩真霄壤矣乎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于徵
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
右遂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礼于君
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疾益矣是寡人不
能恭而使左右以寡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
韓王詰其館而謂曰井度其涼執何不吊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
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脩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
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
得禮于賢王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得不奉職于山川遺
戚王室寡人是惧故邑三歲無稔邑將為墟今桐栢告崩淮水橫

决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室寡人雖蒙不能施號于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微君之明德以麻寡人幸無棄也微君曰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与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栢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于波瀾之莽王嘆曰自孔子觀吕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微君歎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韓王問兵于微君微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今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微君對曰夫君子脩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脩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脩文則諸侯雖雄鄰國無釁何以樹霸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于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卒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于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縹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微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欤是使寡人無奮也微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旗旌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

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
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蟻螻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
而寐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
昔晉文之霸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
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伏是晉文亦禮讓之主
而不黷于武特未能樂焉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
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
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
之強以賢王之風馭之霸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
年臣固知王之止于霸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霸猶節
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脩德
則賢王之權歸矣王其圖之韓王曰善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後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
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咲徵君謂韓
王曰隱屏者誰歟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
而窺耳徵君曰咲臣者誰歟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
對曰臣雖猥士不能咲諸侯而乃為二姬咲臣何以賓于王乎韓
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咲而辱徵君夫咲妾
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
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咲徵君曰夫以王之
二姬猶能辱憲况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
君曰二姬尚弱是咲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
醴酒以晏之命二姬奏樂于屏五舉壘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
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咲徵君之辱亦重于咲是妾
有咲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
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

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姬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咲然國之危也卒由于咲故諸侯之不可戲猶士也今二姬之咲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咲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于是玉壺泛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飲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于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泚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借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捐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与王不類有名曰仁狀

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春陽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為塵錦練為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瑩篴竅于烟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為賢王之蠹也韓王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于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蟪蛄同出于陰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蜻蛉同翔于空而不為黃雀之舉鯤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為鯤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蟪蛄之安于默蜻蛉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游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鯤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万物之泚慝

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則必傾焉唯人
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
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則必復若玄王素主之于凡庶惟
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
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
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驚，然以顯之爾矣昔傲象之于重華也
無大智故得以顯而不辱紂之于文王也無大智故得以寧而不
困管蔡之于周公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魍魎之于仲尼也
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于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
不覆維德与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
玄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于田野与子孫守十金之
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况于受命之主乎今賢
王居必霸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
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于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
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霸之時是使齊桓晉
文笑于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
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
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孌而長嘆
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富士以養
饜百欲皆贍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廷之弱藩籬無犬
吠之警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
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于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万宮
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于前
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
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胤不亦善乎今游

說之士不顧君之後衛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勸君以圖霸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于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為賢進而若困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耻在國則顯者揖之而不顧吐談從橫乍喜乍怒此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游士之跡且無潛于鄰壤是絕譽也逐說而絕譽則君与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游于國向者徵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于天子其才足以賓于諸侯其志足以潤于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于是汝二姬無佞明年韓王游雲夢之山与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曰雙鸞游兮紫庭朝噫兮陽春鳳兮雲夢悵寤窠兮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韓王与徵君游于雲夢之山將游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汝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為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游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踈于側晏則忘酣卧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為雲夢之游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于豐山二姬進清泠之泉寡人游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与二姬亦嘗為此樂也今雲夢之游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徵君對曰王以

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游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与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与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惧其讒姬必憎其狃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与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游姬在為士者憤而死之苟達于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偽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游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為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

死而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游鹿臺而還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閭之嶽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玉魄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王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學于無閭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于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閭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羲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閭生為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閭生不能用也韓王于是益遇無閭生無閭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閭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璧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

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執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衷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賴焉此臣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日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下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鷓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嘆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閭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踈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踈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陽明式微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指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由于乎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夫賢士行其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憂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于前而哀于後是耗氣殉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殉志而未墮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弘以納機倜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捉馬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于心况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

無患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以宰享之侍而問政期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盜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立為姬而寵之

徵君游崆峒之山見二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之室其棟將頹田為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為鳩飛于岩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為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為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羗虜獫而皇威伏賦斂急而頌聲息災異震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殫力而扶危則倚名而幸誅戮愛臣剪滅汚吏攘外夷而固中原

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執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而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日子哭世子為其賢乎徵君曰然日子之賓于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与左右鬪雞走犬以為游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美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悅為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求冰室而命築鏡粧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日子何不諫曰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韓王夢二姬与之游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寧何謂也王曰吾方与玉壺紫英游于香圃臨碧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

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妾也倚風出幃秉燭而
諫曰妾以為君之夢商岩也而君云是二姬既死猶不愛君况
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為二姬佞死不願為
二姬游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于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
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
愆而又有怨君之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盡君于夢寐妾以為
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君其念之
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
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
雎基王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
民而民化以之和諸侯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固非善也
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濬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
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為也孔子曰吾誦關
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于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
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
汝烏知吾之不衰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于君而君哀
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嘆曰吾不
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雍
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耻而
竊有老馬乃酌酒于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敢不盡命也是歲韓
國大稔

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構于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
人薦于市農舉于野布令累月饋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咲
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
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維吳越燕趙之產不
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美是

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
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詠關
也君亦唯是儀形于宮闈毋荒其色毋耽其晏毋淹其鄭聲以勤
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微君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若失
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况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
者易而求如微君者難君無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美
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
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
君之得微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
侯倚藩籬而觀咲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膽于前也君
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為
貴是執不在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為一日謝于
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

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与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
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王問于微君將以辭使以
楚書有盟意也微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
失則鄰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柰諸侯何韓王
乃享其使而報之

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莊白顛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
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
有公卿大夫即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為級
諸侯以卿大夫為級卿大夫以士庶為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
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
晏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蚕以示勤故能為天下母
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蚕繅以為衣服唯
齊體于君是以光佐于內而致享于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

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廢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于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于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瀆禮則名瀆名瀆則名不尊不尊則悖則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為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明亦享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享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隆是名也不足以為姬重且以玷君之明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即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為子其晉文乎王寤而悔之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瑟也始作有蒼鷺之聲繼而有雌鷓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咲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為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唯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為關雎久矣王以為賢臣竊以為憂也夫瑟以發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泚而播譽于瑟非祥之徵也夫譽不可長以寵而長譽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嗜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于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鄭以為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脩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經則

千歲之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如晉鄭也
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為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
之嘆曰事不立矣微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
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為夫人恤之今乘君之寵幸
而弗自圖恐花落不再榮而婕妤之怨踵矣微君固賤士也聞夫
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耻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
宮必去微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為之柰何嬖人曰夫人
尚可為也君嘗與夫人晏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酣而泣
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之役幸宮無間言妾
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幸妾以不次之恩
以為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微君短妾于前而結
君之左右君信以為讜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為
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
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為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然
妾欲與二姬游于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
必啓前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
日王果與倚風晏游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翹倚風泣王亦
泣遂議之倚風為夫人是歲微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之二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學韓洎校正

賓魯文十四篇

幽厲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安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為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饋百金以為贐徵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為笈仁義為贐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為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軻有受贐之義窮則執饋則受禮也子奚指介而自困

其身乎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
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死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游者皆乞
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
汝必為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
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為是而伯夷之廉為非是盜
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為師而盜跖為弟子可乎汝以
仲尼之絕糧為窮孟軻之受贐為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
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万鍾于我何加
焉由此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為窮而孟軻以受贐為義也且
孟軻之受贐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于孟軻未踈也在國
無嬖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贐而不辭也不然何
却齊之兼金辭齊之万鍾而縛、乎有餘裕也今韓之遇甫也以
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悃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
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食僕有饑色車不接羣空笈而
往韓王適饋甫以金此稱義之福途也甫之不受又何疑乎夫失
志于韓而受其饋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饋者傷
于義吞餌者妨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饋而自同于吞
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也韓使為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
聞而饋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天皇祠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
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仲建玄極此不可以為號也昔我孝
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游之士踵
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
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雁行而入寇雨
雹日食地震太白營惑水旱之災不及秦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
負比干之患者或幽于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卧于廟堂臣竊思

之可為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汚穢鬱濁之氣朝夕警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玄號情乃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也臣以菲劣之器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諛媚之行以為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于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寤陛下陛下不以為然老子不能為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為權奸之竊咲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為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踈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向風皆舍儒而崇老以瀆亂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微君聞之謂李玄曰嗟乎難日至矣

洎日李公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為漢書之遺文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

晉人所託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漢書諸文更雄雅微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未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談而求得志于魯王大酺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卮為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為天下之執執強執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眾孰寡魯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處撮爾之國不敢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于今賴之寡人是以脩過于四方之士借光于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為天下戮咲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晏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神寄于不穀之一人亦唯朝夕惧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生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

其葉扶踈油然而陰人皆以其為值寒而凋待黃而落也方其五
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網繆而為巢附絲于枝上潛飲朝露
以為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內其葉稀、其木濯、向也扶踈
而成陰今則頽然而無完葉矣其所傷者即其所棲以為蔭者也
夫虫依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
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之傷亦非一虫之
力也木之質不強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
益附葉欲凋則虫益食其執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
畜乎方池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為是魚之所逝
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于川瀆而魚皆掉尾
而出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鯤之變化而飛
翔焉雲行雨施周游八紘而鼓動宇內之万物是其在渚也安于
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執然也吾聞聖

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跡
動靜無方亂世則為虫魚治世則為侯王吸而為秋陰呼而為春
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為聖烈之
跡而忽鱼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執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
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
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固
小國也執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譽于大國大國方
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脩德何民不服乘此而
畜衆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于此時圖昌後之策陰
脩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
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為霸主寡人欲
脩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魯
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為固脩德而奉桓文

不足為也其柰大王何魯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為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國皆為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圜之舌以游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于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于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之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譽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彗星見冀李玄嘆曰昭昭彗乎鑒于下民王室有氛不可鑒也孔紹祖曰是彗也憂在王室徵君以諸侯游竊以為緩矣况區區魯國哉李玄曰于漢運在貞誰其昌之雖子先君仲尼復生于今起在貞之運不亦艱乎吾師徵君又遵仲尼之道者求而濟之亦不得已今之出觀時也觀厥時乎諸侯以盡志焉何必治而行亂而藏窮而卷達而舒乎故彗厲星也今見于冀凶哉主其蒙氛臣其蒙戮有喪國之占不十年其殆矣乎

徵君游闕里歌于杏壇之上周岑問曰昔者共王壞闕里以治私居闡金石之音信乎徵君曰夫孔子之聘諸侯也忠信以為金石仁義以為絲竹欲鳴道于當世而諸侯無善賓故帝王典謨訓誥藏于宮墻子貢曰夫子之墻數仞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信有以也故金石之音特其奏于宗廟而和于百官者耳是音也振乎沒世而不作之于春秋數仞之墻一朝而洩其蓄洋乎發于無象播于無形流于太和之鄉其文章也耶其金石也耶嗟夫壁中之鳴者非金石也斯文也斯文之鳴其諸孔子之道乎吾不知共王為何如人而得聞此音也共王聞音而完壁後之儒林之士皆為孔子幸吾獨以為孔子之道至是而熄也孔子之道作于音而熄于音故金石絲竹道之音也雖子思孟軻一時號為傳道者亦

音字當作器

不得而聞焉然則何以聞于共王蓋無音者乃所以為聞而聞者
又非道之所貴也故聖人之授道不以音賢人之聞道不以器音
以覺愚器以託象故愚者聞之謂之音、生于器道無器也奚其
音不然何共王之聞之後天下寡、莫知所宗豈不大哀耶若曰
道之遺音則子思孟軻先共王而聞之矣故其生也擊磬于衛其
死也金石于漢是孔子之心也周岑喜出語人曰周室末而孔子
游漢室衰而徵君出若得志于魯必有采績亦唯魯王之為乎是
歲魯饑乞粟于齊遇妖賊而反一作還

魯王享徵君于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晏得無娛乎
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魯王乃命樂工舞于階其儀蹠、其
羽揚、魯王曰韶舞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
于娛心而後和、而後化干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琴孟嘗泣
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為心娛臣是以不敢隱也

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駁哉王之問也夫王人
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
蹈而合乎性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
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淫怡而不縱
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
昭穆也晏享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以八音
如春陽之鼓萌孽時雨之沐万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魯王疑士問于左權曰士之游于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
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
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
士為體故動無異形以士為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美擇
士者如調亂弦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歟曰雖可
以利諸侯者亦不同歟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

達得勇士者強得執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墨翟以仁游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游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游諸侯商鞅毛遂荆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游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之徒以兵術游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橫游諸侯以道游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衡游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辯無端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于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馬利于諸侯執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苟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嘆曰卒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龜以歸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咲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得之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璆出于魯昔有犛頓得之以為鳧杯其妾視之悞毀于地是魯璆無犛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璆以進君亦以為魯無璆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為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為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井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安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于魯國者皆魯璆之沙也游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為臣請完鼎而

返楚無使魯庭有刑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償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咲矣致玉而咲士國何利乎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學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王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孝古者識之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裘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却之又刑其足以示衆夫却玉不明也刑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裘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為不如曰臣以為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刑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

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士于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况刑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歟王自以為遇王之禮過于楚人待楚人之禮過于和氏而不知王之戮天下士也有甚于刑足士之抱器而嘆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為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并度不至寡人聘之并度至寡人享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并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王今遇并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過乎哉臣竊為賢王不取也魯王謝曰子不誨寡人終沒矣遂以楚玉賜之

徵君特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時故有志者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于竹帛此豪傑之所為也夫子賓于魯、

王師之出不為甯戚之窮進不為馮謹之乞動不為子方之驕語
不為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政事貞亮足
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昏蝕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
今夫子踈然闔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
乎弟子竊惑焉徵君曰汝烏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
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于之
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得相其身然
二子者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
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
知易者善為巧拙智愚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
宜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為乎朱儁出周岑左摧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
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蓋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蕃于
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
盡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中坐而待食
自以為安及棟梁朽而椽提傾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
矣當今之執何異斯夫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
昔者秦始皇東游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
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
皇以求附庸除顓臾之垣而棲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為魯公
也有民鬪于華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魯公曰我先
王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
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考之
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
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毋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

汝井父在郟厥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井父戚洛邑既營遂荒
錫封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
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
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
致是咎予曰念茲若隕深淵汝唯克勤無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
言不再魯王因是以脩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
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濫溢
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臣魯公用之
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亂哉若
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
天皇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于國也非寄于諸侯
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疾
政于國而欲任其責歟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

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對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
之壤苟与之以顯史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
削無民而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
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乎王若請辜而求削不可以
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誡伯禽書与經之訓誥何異然不見于尚書
豈秦火之失歟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為疑之
魯王以鹿姜饋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
使者曰君有美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美之為重而惡
知有重于美者哉夫鹿姜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
不饋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
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矣不悅寡人
也寡人饋以鹿姜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饋為非

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饋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為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非度無深恙乎？對曰：嗅王之美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美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欣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為民人，夫鼎之有美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美乎？是美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溢而渴者不及吸，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饜也。賢王何不撤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美乎？魯王嘆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其歸乎？韓韜

對曰：子之游豈為一魯王哉？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礪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為魯王者亦寡矣。蓋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執族，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酣即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室其幽蘭蕙，扶疎蔭庭之臯，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蓋歸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為仲尼之游乎？畏于羗，阨于蔡，微服于宋，擊磬于衛，接淅于齊，絕祿于陳，故在陳嘆曰：歸歟，歸歟。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厄而動歸歟之嘆，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游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為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霸成之所為，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徵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

徒淹予之歸勉予之游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予昔殷將滅而
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雷而四皓棲新室亂而薛方遁易
曰不仕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無方之卒
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為諸侯憂韓韜喟曰子固
矣夫昔酒傭負美而殷卒屠叟漁渭而周獵五羖投秦而繆霸寧
子干齋而桓興孫卿遨游于楚趙子輿馳驚于梁滕范公顯越而
鷓夷張良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之樂哉誠
知立功為不朽者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渚言時不可緩也徵
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徐淵游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崗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
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鴟乎鴟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
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魄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
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鴟翼生于股營感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

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鳶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
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
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
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更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
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
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纏度
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太虛為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纏
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纏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
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內
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跡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
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
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曆尤非也驗諸運焉之爾已矣曰何謂
分野曰上古之輿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後聖為之經

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然而為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紀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昭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矣微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談星之士四方輻湊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知季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微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微君謝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輿賜之微君出魯之疆對魯使而言曰憲聞先王辨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器也而賜布韋之士瀆也太矣夫禮以防瀆則僭則淫則治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士豈無彝器

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剪強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徼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其國朝覲以懷之晏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廩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之弱不于此時躬脩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魯其為墟乎而况瀆其器以自同于徒行之旅為諸侯矣是失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為士者猶策驢以待勞况于諸侯乎今去魯而出疆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為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是輕隣國而耻士又何達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以行于諸侯也子為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嘆曰苟其得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子是以知魯

之不能興也興一作礼

天祿閣外史卷二

天祿閣外史卷之三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學韓洎校正

賓齊文六篇

幽厲

齊王享徵君以牢次及李玄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為其魯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楹而咲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為誰乎齊王咲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為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士亂世無優士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

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耶臣與徐淵張裘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為齊重也齊王有惡色自是晏享齊王獨加禮焉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譽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必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為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為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

寵寄于瑟妾之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疾妾、自以為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霸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閹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為瑟者亦寡矣為鼓瑟可以利民是罪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何利于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誠以妾之寵、于衆以瑟之和、于民則妾之就鼎鑊之戮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歟吾雖為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不耽晏夜則甘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與汝相諧而被于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不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鄰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爭徵亦以靖

諸侯也吾何為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
之後安知不為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隆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
拏苛網橫驚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慮而謀其國者乎是以周
室削而桓文霸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霸者不
逆天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与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
淫、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齊王偕徵君謂左權曰齊王日偕為之柰何左權對曰夫子以仁
義說齊王而王不明是仁義之攻欲未克也夫欲固如城仁義之
攻如甲兵攻而弗克則夫子之仁義不能勝王之欲也故攻城者
克于未固攻欲者克于未城、而攻之克者鮮矣夫子以仁義為
甲兵而攻偕城非心戰不可今之不克是夫子以言戰也言戰者
如行及間而料敵、人堅壁以待而老我以兵心戰者以仁為正
以義為奇如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由此觀之淹速之效明

矣夫帷幄王之腹心也夫子何不行仁義之師運忠信之策謀于
王之腹心以攻王之城而舉一戰之功乎夫善戰者攻于無形善
謀者畫于無聲今王之城固矣而懈帷幄之謀其何以克今猶可
也夫子其日夜戰于王之心而攻之若畏戰而求盟開關而延仁
義是不戰而屈也苟攻而不克則以仁義焚其心而激其慮、發
于內吾以仁義應之于外則王不勝其悔而欲必陷吾見王之無
完城矣以夫子之仁義而徒馳于辯說以誘其情何功之有哉兵
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權亦曰心戰者致欲而不致于欲
故仁義為心之司命不可不圖也徵君隱几而嘆曰權也辨可以
使諸侯盟

有燕將亡于齊能為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鬪殺一人于燕市遂
奔齊、人留之因進于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
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耻不

得見于齊王乃訪徵君子會臺再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游于齊二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為上賓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辭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井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畧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前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數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斂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安

安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合諸侯以誅奸為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為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王有位而無民無王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侯諸晏然以為百世不易姓而王也故無事于富強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為安亦不得已而况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者也昔子產圖鄭而晉不慮其強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忘耻小不忘讐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改戰之任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奉王霸不足為也徵

君喟然嘆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跡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齶聲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于前而創不接之業光武龍翔于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為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縹緲披見設策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而謂之隆諸侯無權而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以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三年而脩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王

齊王將游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敢幸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歟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嶽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夫天子一日有万務焉其勤場也如是豈能懈于万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耻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談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累歟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云云之銘脩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

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玄矣乃命左右紀之

齊王盡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閹吏聞于王使五臣留行
姬侍于王之前以紉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
君為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与之謀若
以妾故是妾得妾于君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
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為諸侯笑齊
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
士可乎左右曰臣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為昔高祖拜韓信而
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為築臺之役臣恐天下
之豪俊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讌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為簡士
也君其讌焉齊王哂曰然則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者民以聞築
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
姬通于閹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

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書曰夫士為天下
請紛排釁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
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丘壑之樂而羈于斯也以士之
初心得天下之賢主而建明之何功而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
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駕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
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耻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耻之孟
生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
根柢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
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忽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岩穴也諷以詩書
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
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者然也賢王知其然
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盡于其志讒佞不扞于其心則
天下士亦傾肝胆以報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

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拊蘭之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欲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高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奸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游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魏

天祿閣外史卷三

天祿閣外史卷之四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季韓洎校正

賓魏文十一篇

幽厲

徵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為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執臨乎四鄙虎牢以為關河洛以為渠嵩山龍盤二嶠虎踞名山巨川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于此誠引帝王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雜強可以四面而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于信陵大梁之士優于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固漢室之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

授不亦美歟臣聞王之晏也楚姬舞于前吳姝歌于後趙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箏于右賢王之樂埒于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為當今之執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復隆于賢王也王何嘿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徵君對曰王何諱之為也今漢室有周報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盜賊已相呼于州城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明也王何諱焉宜亟脩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矣彼皆大梁之雄鄰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卧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鈿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榻而談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釁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為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請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盍圖之

魏王觴徵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与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游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与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為鄰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為鄰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秦晉之脩德与寡人何如而乃以國

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食祿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為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為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勇略之士而充其庭練兵于廣武屯粟于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于海內建丕業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為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為

畔臨之以執而不為僭張之以形而不為逆何則侯其治亂而為之誅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忘也臣今日得侍賢王于平臺之晏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弦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今游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實張李之屬岩野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于憲也而又何眷乎然所以踟桓猶濡滯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于漢庭

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游談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捍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扶王室不可謂譎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為河陽之召滅義者為秦政之吞則予當結居于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鞀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警予哉國人曰自徵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徵君之風一何泝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何徵君曰于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為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嘆曰民作康歌柰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為

漢室乎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崩而河震民无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井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禍敝國寡人之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明神以恐王室然寡人亦唯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疾顯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捨寡人告我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為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譽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所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國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

禮讓且智吾之內鬻由汝媼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為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于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与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為名而爭公子以為鬻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鬻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并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并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適國人哀之并脊若可以得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為并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并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譽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感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晏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足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之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豈必皆

嫡子而後為夷者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為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况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鬻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鬻于後名全于并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將携其子而假君之劍以賜妾与子也妾与國孰重妾与宗廟孰重妾与人民孰重妾与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為妾也為公子也為國与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万死而不足贖君之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先君

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之心以為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矣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為敝國禍小心畏懼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柰辱宗廟何徵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災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為道王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貢無壞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惧焉貴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又何以為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列國之壞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為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惟賢王密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于朝女勤于宵、必顧於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乃言曰臣游夸父之山瞰桃林之野每喟然太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于桃林之墟歸馬于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此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崗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為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為過乎魏王曰非寡人之于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也是以不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離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与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為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為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為庶人

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挑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句踐卧薪而霸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蘭生完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勲德流于海內馨香覆于民神而名至于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胆于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繆公卒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霸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与不任耳賢王有強宮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為賢王計誠宜以

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特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于此寡人之責也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宮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柰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胡可蔽也憲聞之山林數澤士之与羣獸鳥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唯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王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于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游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向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羅網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其唯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諸侯稱明焉今

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游于國也夫有士而不得諸侯必咲之失士而咲諸侯公室何賴焉魏王乃止其田而還魏王使嬖人饋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饋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于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于茲國則之于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如君之饋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饋士禮也饋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鄰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咲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饋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于諸侯乎徵君咲曰居予語汝夫古之諸侯之待士也晏之以牢崇之以師

禮故不以爵祿而漬士晝則同席与之肆而議夜則合榻与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踈之以讒無曠之以跡故士能竭其肝胆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万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况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湊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于國家也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于鄰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譽焉是長譽也無譽則孤長譽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譽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于簡憲何戚焉子以忽君而罪憲非所以為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于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徵君去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初得

允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
逵其羽可用為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
有漸鴻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率矣何以
羽儀于國狐既獲矣何以黃矢為功由是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
無田乎左右曰向也君游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
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其即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
動于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
安韋布不謀寵祿而甘薇蕘懷廣裕之度負清皜之風遇于時則
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蘧之
泚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為賓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旅商
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
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徵
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甘露于譙明年魏王

薨

初徵君去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請
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為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毀而謗者
千人怨而議者一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辱寡人
之故其黃憲乎寡人雖無令聲于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
人寡人其不勝辱矣今欲誅國人以免謗是重寡人之疾也夫國
依于民將焉盡誅乎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反之
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賞其鑒賢且以續譽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
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寡人聞之衆口歸譽不勝一夫之毀今
毀寡人者徧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免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
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憾
也君子曰悔而遁其無終乎
徵君過魏國之疆周舉避遁于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

咸傾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
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托于一旅衣之以敝褐
乘之以蹇驢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
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飾欤今漢祚遭季摧雄
角立賢士屏跡于草莽以痛王室而觀望諸侯若徐穉砥節于豫
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美于漢庭今之賢
士子其卓矣而猶皇、不過况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孝邴邴之步
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徵君莞爾笑曰甫之所如者子
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問乎乃揚纓而別周奉
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夫子將如秦

徵君既去魏、人告王曰徵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礼于魏請行
間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
後間彼賓于敝國不告寡人而私縱之不惟有賂之辜且以導虜

于鄰藩而咲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館
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于君、將矣僕
以僕為夫子賂也又導虜于鄰以為諸侯咲欲聲我以罪戾加我
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義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
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患于諸侯夫子
亦可以往來其國而車馬之從繡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
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也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
其庇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
所主而賓諸侯人孰信之徵君答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遇
甫之館于魏也亦無侍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
為雖然諸侯之懈德亦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
數諫而不聽是竊效宮之奇之愚而不為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
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憲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于義不輟

矣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
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盟吾所以卒返之故宣吾所以假
館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勉矣乃遺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
盟于秦

天祿閣外史卷四

天祿閣外史卷之五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孝韓洎校正

賓秦文十五篇

幽厲

徵君入秦倚歌于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吊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迹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于鄰國秦號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祥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甯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吊古于

秦以釋厥志請為子肆言可乎徵然鞞然而仰嘆曰出于機入于
機同游于機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愚知人忘
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与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源智者竟
之愚者忘焉故万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况于物乎
吾与子遇機也吾与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
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
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矣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
知忘于機者化于機竟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者得于斧斤而不得于子是
亦忘于子也而子奚忘于機乎負薪者曰噫嗟乎吾与子之爭于
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
秦嶺蒼然烏憇雲木有廬在焉請与子偕歸以薪為榻幸瓦觴食
鬼草聊以悞子懷也徵君辭負薪者曰子如不往吾請言其畧以

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為天
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薩
乎蔭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
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
北相望秦宮所營豐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夷哉西北臨乎幽國
而奕者其梁山也網緼而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
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峯焉
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峽
關之所鎮也截于西域而嫫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
陽而微茫者其烏鼠乎限于北漠之陰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
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
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潏漾
者則太白焉荆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

池樂游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粉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己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帷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恃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咲而去徵君嘆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執錯綜變化不可髣髴中並賦體讀之有令人手舞足蹈之狀太史公後罕有此文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与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弘竊以為夫子不敦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

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為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翟圃過而訊曰僕久不見井度何落魄如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為春陽不用則為秋陰達則方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為夷吾之霸者孟軻賢矣不能為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衰敝賢士淪落靈錮之囿方殷摧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井世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玄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緼策之雄卷迹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室之同業而宗盟之首多也不以此時富強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曆數必授于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為

漢室也使秦王晏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聞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為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翟圃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為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鈞臺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章實游平李元礼郭林宗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蓋亦就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侯王談笑輕爵祿而若是想也且吾聞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七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遲于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鈞臺之議非諸君子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圃登車惘然遙謂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疊矣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中國弦歌以逆徵君秦王待于宮門軍伍執戟庶人執旂車馬輻湊觀者相慰曰今日得見黃井度也徵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舄徵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畿甸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主廢滅先王之法爵祿無紀執物不經狎權據寵之家珠玉以為淵丹青以為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于前亘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賣寵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主疑而

不能寤悟也寤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則侵、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強也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浸溢而不可救故執合則戰執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况當是時以爵祿役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祿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為民魯仲連猶耻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執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據爵其士、必蒙戮况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周赧之窮宜以扶漢室為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矣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万乘之執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君臣猶議礼于庭而攬天

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翦也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為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柰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猶且不可况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為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讒于王者則如之何不達于王而殺其士于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疾榮臣以爵賞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為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為之柰何對曰雖然猶可為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非王之臣也王宜以其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女之律蓋其罪与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則王之慮必釋而親

之恩堅矣嬖人史網曰何必然為君之計宜以威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速霸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幸也五伯之功皆謀于速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擒曲妨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矣何以達聖哲之權昭鴻駿之業哉竊為君不取也秦王嘆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微君游禮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微見于秦

韓人將尋盟秦王問于微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微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事不相加也于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輿也諸侯盟會以示好晏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弗盟亦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耻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戰而盟將以養

其戰也既戰而盟將以防其救也故怠則乘之釁則動之窺怠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已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于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為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者桓之盛復轉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上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遺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人盟于錫谷

夫徵君撫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于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富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眾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察譏諂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脩蒸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脩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為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屑与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亦遠之是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于今矣

徵君燕居与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况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徵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為道則可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亦指仁義而為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為道以路為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為道乎知塵埃之為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為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騶衍虞卿慎到田環闔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于

道維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孝不出于縱則入于衡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甘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于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途也如是則儀秦無縱衡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慤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天野數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性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藪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寧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孝故博孝而無礼君子以為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孝而礼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為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為僻有談荀卿者則以為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礼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于市井之人孔子猶与其進而况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秦王好仙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于鄰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有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悅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之遺業而為秦之諸侯幾二百年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為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發臣疑以為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于前也故欲築臺以求仙窮觀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為遠民之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

此哉臣竊以為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歛民力以築金台之
臺燕民猶病焉况築臺而求神仙乎夫仙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
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
綺日爵祿不及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真人也雖卧
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胆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
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
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
山以皓為名其論神仙則耻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徃、皆明忠信
樹廉義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淪
于神仙哉今賢王指千乘之樂而為此游以自悴其身孰為利乎
夫為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孰勞之是築
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皇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
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夫賢王特

不寤云爾崇爵豐祿亞于天子雄藩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
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与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君王運在又
可以興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松喬何慕乎韓羨寗寗而枯槁哉
彼且悔之矣賢王復希慕之而為之是使松喬韓羨延領于窮谷
而嘆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
聽是歲秦饑匈奴寇潼關天皇使中尉採金于秦

秦王將築臺徵君復諫曰臣草莽之鄙夫也賢王繆幸臣于增鼎
之上臣是以感激洗衷不能阿王之所好亦願赴鼎而烹以彰臣
之佞可也臣請為王喻之今有火之燃薪也薪不盡則火不滅若
火滅而復之以薪愚者不為也秦之民苦于飢饉困于戎狄是二
火也賢王復築臺以匱民力是濟之以薪而火益熾民奚勝哉夫
賢王亦何樂乎此也臣不諫則王不止臣既諫而王不納臣無罪
矣竊聞義欲者安危之基也義起于敬、則勤民勤民而國可富

也欲起于貪。則勞民勞民而國可貧也。二者皆生于心。作于慮。可不慎乎。昔文王勤民而作靈臺。義之感也。楚靈王勞民而築章華。欲之感也。感以義。故民樂之。感以欲。故民怨之。雖然。靈王之築臺。猶未荒于仙也。荒于仙。棄民甚矣。國焉不亡。昔秦始皇築阿房之宮。而空秦。民以為有主。故怨而不亂。及其巡游天下。駐駕于東海。而求神仙。身未返國。而死秦民無吊焉。迄于二世。項籍滅之。此嗜欲之明效也。至高皇帝龍興于沛。混一海宇。孝文克紹前烈。惜露臺之金。以休民力。天下稱仁焉。及至武帝。以雄奮之才。北却匈奴。匈奴遁逃。而不敢寇。當是時。民無餘積。而頌武帝之烈者。不衰。其後使張騫求神仙。以樓船渡海。男女死者三千人。方氏之術。尊于孔氏。土木之功。靡于阿房。臣以為西京之禍。自武帝而始也。賢王遠既不能鑒于秦政。柰何近亦不能鑒于西京乎。必欲為之。而不悔。千秋之後。臣恐秦為采黍之墟。而姑蘇之麋鹿。復游于秦之臺矣。賢王豈能馳神乎。茫昧而惘然已耶。夫先王之臺。所以觀國氛。而與民樂也。未聞棄民而求仙也。今王室雖弱。猶足以讓王。而諸侯亦望秦而業矣。賢王之子孫。雖欲棲一巢之壤。以為安其可得哉。願賢王孰審而采納焉。秦王乃止築臺之役。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為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為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劉滂。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徒。屬一時號為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李膺。以執政為朝廷。重謹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諾相許。確如泰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

新

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為此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為泥沙亂世則陰濁濫而君子為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羣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為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于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構大難鉤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離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為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杜喬不得伸于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執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為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為名盟集諸侯肅清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改元以魏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羗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明嘗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為以未可仕也故亂而不就淹詣于今主昧臣雲國命大繆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涖畫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為王室計奮然速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劍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溟有劍其光離照之可以董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寤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于王久矣而王方寤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為功以靖禍為勞以得士為強以收民望為張而王不聞何謂也秦王謝曰繫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徵子其樂殆矣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陸績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績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礼乎陸績荅曰嗟與元礼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霍子之力也徵君嘆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礼之去其能久乎吾嘗与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榻不寐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志遂山藪之樂林宗与吾偕是心也彼猶擇友而獎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言無毀潛蓀厥素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耒學有兄伯庸哭母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室不靖佞臣竊權匈奴稱命惠政不需于民歛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外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為賤而賓之豈爵祿以臣而凝滯于進退哉吾始游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乃遙涉于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誠能收秦之民積秦之粟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清王途誅讒佞而撫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則繆公孝公之業不足為也今閹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熄釁若數子不為逢梅之幸必為後憂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于斯乎是歲秦國地震大雨雹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為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雁鵠鵠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矣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鷦鷯意者其鷦乎若以為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脩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臣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鷦南越有鳥其名曰孔洛南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為西伯脩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

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為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
重予過也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慎懈德之
愆是以光昭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為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
有天下則文王之為也今王之心度若不類然臣恐指鹿為馬之
臣復覩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
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為憂也至
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
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采上林遂為廢苑今
欲興之非皇帝之業不可雖然歛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
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不為也且以供子孫盤游之樂為二世
竊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危之言毋忽焉秦王
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秦王与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卧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琴不
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
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且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
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
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諭是寡人有
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
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
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玄曰秦可去矣

弘農郡太守金垣雷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弘農也殘
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嬖者五人噓于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
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
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
為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為贍則隱其田而蠲後貧益富富
益富雖積尸于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憤懷寃起君

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天皇命有司撫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雷下而讎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夤緣而鈞耆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為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剪雷除殘竊恐遠邇雷同國如空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強于鄰國耶為弘農之民而愬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後誅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賤臣惟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賊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為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于秦王、欲釋之不知其為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分崩乎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為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振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憂必壅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脩令德而創王業况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䟽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啼老道無鬪民和氣昭明而回特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毅恭彰、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奉裔之民抱飢寒

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
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
衛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
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脩德而勤政以保又王室為王室可輔
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為誑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為篡
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途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
蚕食向西枝而流嘅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資耳
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
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耻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
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
也以晉之強而盟于秦并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
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
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
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為縱衡之士也王室凋
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
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徵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
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願
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也
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寤遂罷三軍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
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
對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
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游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
諸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弟子有陸績者使之
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績也今日在王
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之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

君不自用而進陸績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績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為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為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上之梁臣与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負薪之士王不能屈而用之而况臣不如負薪者及欲重于秦臣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也且王不聞陸績之賢乎績也嘗以孝廉之名為諸侯重豈輕于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于國而不知國與士之重均也士懷珍而待價脩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則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乎秦也亦惟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績何有哉徵君遂行五卷終

天祿閣外史卷之六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孝韓洎校正

賓晉文十篇

幽厲

徵君適晉國之疆匹驢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陸續謂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之散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井度曰非黃徵君歟曰然曰則吾不忍俘也反以囊金一斤為贖以饋之受而陳謝寇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礼乎曰顛沛之間不能辨礼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關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子賴不敢傷也且有饋曰寇饋不可謂贖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

奚不為贖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冠以禦人未嘗以饋若寇者饋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為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饋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之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之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偽也殆不可歟陸績曰于斯時也彼以其饋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饋潔矣而不受却饋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饋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偽徵君曰儁乎言厲而矯可以揚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吾其試矣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為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于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為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鬪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乃与左權鬪左權幸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于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殷聘故遙涉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礼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違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走之守是土也無令言于百姓是以聚為酒堂以暴吾鬼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饋黃金百斤為贖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游而忘勞恭也力奉梁木而不聞泚也權乎可以使齷齪矣

既

徵君見晉王、曰寡人掃敵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涉內有安、之憂則外有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強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于安、也王若以晉難、戢而未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堵雉闕若敞甕雖以四塞為襟而烽烟之警每卒衽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益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後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虜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畧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為晉憂者亦胡虜為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以前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唇亡則齒寒齒落則唇壓今秦方以晉為唇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諳練臬蕪之士招賢延于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然負遺臣嘗與秦王卧懸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答其左右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唇而護其齒無乃為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為晉之計亦惟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昂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幸矣王其圖之晉王曰善

匈奴寇雁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幸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民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為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王雖欲強國

而防胡患不可得已夫雁門晉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匈奴之患則共之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脩政亦何盟之為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焉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兵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為之故然後陰惠于民則民樂為用也崇礼于有司則有司樂為誓也向士而嘗胆則士樂為謀也臨軍而分食則軍樂為役也墾于燕壤而使之耕鑿于重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甲兵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勵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為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為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餒于是乎王勿餒也臣觀天令胡運必興悠、漢室將為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洎曰井度与晉王論經國大体雖伊管之智不是過也惜其生于漢季紛、之秋雖嘗以孝廉幸而經濟之孝曾不少見于世徒託諸空言當特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得展井度之悲志夫

晉王与徵君晏于平胡樓晉王嘆曰茫、胡壤黃河其波朔風幸磔當關何者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為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事狄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之入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鷓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仰觀其鷓之追也而伏于岩

垣之側鷓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鷓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因涉焉是鷓也實有捕蛛之名鷓又何辭乎由此觀之胡虜鷓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賢王之為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有董錮之難何為其然玆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王國無錮佞今主昏于上臣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果黨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有左權者善劍有陸績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裘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執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洲者善矢有李玄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井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与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臣聞古之豪俊之議天下事也機謀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囂也故曰謀難畫者設其諭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晏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振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露雨而稿悴者三匝下有芳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林之坡而躬之欲擊則無脩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隹萌而聽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柰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無斧柯請謀于樵蘇二難曰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

疇千畝百農耕之以德門為關以堤堰為垣以溝澮為池溉彼千
畝深耕獲而望蓄蓄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
疆場崩潰我堤堰播蕩我藩籬寢淫我溝澮汙我妻孥傾覆我
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為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
流嘆結笠而增哀如欲脩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
財培沃其上膏疏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
恬澹于康途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害固災沴
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為巨室者其
亦不能豫患哉三難曰今有妖狐成羣游于大苑之中憇于金穴
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鼯鼠矯
如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狸狌其突如犴其盡如麋條忽万態莫知
厥撲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繫之以文
皮能礼北辰而弗患乎黔釐何以為堂其名曰麗此皆獸苑之所
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游于郊騶虞不躡于
園羣貍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
淵數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貍以廓清其苑園豢畜其騶虞
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
也欲亟制之子其問諸虞人四難曰今有采不死之藥者五游方
嶽十涉溟洲窮含靈之壑掘產秀之丘被羽服而履赤舄談真訣
而鍊丹砂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食霞自以為安期羨門之倫
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迹于草野寄傲于流
俗与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趨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逸駕繳彭聃
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皇游而二世亡此
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黃寧無利于子孫而耻
國之不延于唐虞卒有替義黃之憂後唐虞之耻竟者力之不逮
乎或虛辭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

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皇又不寤是以海內注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玄奚益于國哉五難曰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於席而請曰今日之晏毋隱厥技以為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劍又有二人曰吾善于武舞又有二人曰吾善于博奕又有二人曰吾善于壺客曰若之執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亦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博奕者亦然投壺者亦然客喜而嘆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執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為厲也人猶鬼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歛容而長息曰嗟乎豈惟敝國為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于同列則鄰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為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堂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第二難言漢室封晉王以為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倚以副之晉王又歸智臣室此亦漢誠失計第三難語意較顯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孝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寤晉王第五難發論甚怪

徵君游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疾也今晉無大冢諸侯不後然而

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重涸是謂脩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畧拙于宏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吾豈求辱于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為之用也苟晉王不于此時奮劍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雁門之固亦烏足以強敵敵之晉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毅者難以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楚中綏魏韓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攘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石疾如決流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淫毒海內殘害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大彘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單之勇是三軍之任也有孫武穰苴之畧是三軍之師也必五倍之敵而後禦之若黃巾者敢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績也使游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亂吾知免矣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為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駕其大臣芥其百姓襁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于黃巾乎對曰堂銅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得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墮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朝与羣小浮沉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毀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

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篡漢室允有不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
錮而死柰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
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
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
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
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奉王何踈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脩
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主
其殆失時乎晉王不荅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
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弃于諸侯晉其殆哉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
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
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執故諸侯以執交者非交
以德也士無執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雋之行也問臨民
之道于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
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告之曰績乎孝可以勸百辟
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裘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
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
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飢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蠹緣
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譽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
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
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為藥以政教為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
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堂吾將醫
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
由此觀之士之交于諸侯猶醫者之交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之
云無亦以晉人之故而自釋歟曰子何以為士交于諸侯乎昔鄭
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

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為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歟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堂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陸績歸吳貽徵君書曰績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狗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黜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喁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績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每与元礼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績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挽孟世之盛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去王國而賓藩籬乎績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游禹州績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奉先生命績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執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嘆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績是以逖祿避難家于吳中与鴟夷游子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績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起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柰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為殺戮豪俊分立鈞董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踵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

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匡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為之雖
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游者無亦以負鼎為心
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栖于宋衛子輿滯于有梁信乎大
賢之為也績也復欲從事于末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
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績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柰婚娶未畢疫
痛久作又無餘祿以養老母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
而吏不加恤稅役彌繁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關市唯譏是吳之
危甚于晉績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游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
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麟之臺琴
箴而不毀雀巢于衡慎陽之人皆不弋草蓋于徑慎陽之人皆不
樵此庚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
卿不辱命其仲卒游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興
者也績不敏進無毛雉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
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為天下戮矣所以終夜感激長嘆而不
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
子悠、悠、無期抗情于辯不盡種、徵君以書示李玄曰傷哉
中原之書達矣是歲徵君去晉

天祿閣外史卷六

天祿閣外史卷之七

後漢汝南黃憲撰

宋後孝韓洎校正

賓蜀文十四篇

幽厲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愠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与之贐，徵君竟而佯卧。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國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或曰：『女烏知哉？』夫先王之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關為禁，未聞以吏為關也。出入于吏之

口乞人猶惡之况賢士哉夫賢士國家之巨閑也扞不軌而遏佞人驅曠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閑而不見賢士之閑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顯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閑而後使諸侯由其閑不然雖厲敬義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為昔仲尼以仁義為閑周游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閑故退而設闢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為閑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闢遇闢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衡為閑而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為閑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騁其術也繫先生之道術陋蘇張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閑而資左右以流譽則雖欲

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闢、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為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為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為道計也今遇國不入宿于闢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徵君曰是則然矣使為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特也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魯招以玉旂聘以玄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之皮其交也殷矣故去岩穴之樂而与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与霸旅羣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閑而闢吏辱我以不納瀆我以無信迹其所為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閑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汝為吾

固誠然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矣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閹吏閹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疾于左右賤吏惟命蜀王若聞之以為小人蔽扞賢者于外罪無宥賤吏亦惟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咲而不應閹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為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疾乃反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徵君疾使徐涑說蜀王曰今天下之賢王蜀為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歟蜀王拂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矣待天下士乎徐涑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

賢于涑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涑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之心也賢王為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藩以為固而不能當天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歟董氏以陶廁之夫登廟堂之上凌劫天子號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蕩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瓦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至明也以賢王鼎足之業結蜀民之心久矣而使漢室有垂瓦之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陞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夫東南之要郡其萃財賦者莫如

姑蘇今東南罷敝而繇益繁賦益急其源入于公門其流寢于私窟故東南之牧皆董氏之羣黨也先誅羣黨以弱其枝後誅董氏以剝其幹則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圖之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候于階蜀王見李玄而問曰徵君不能出欵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癯乎曰癯不為疾也曰然則何為曰玄聞之天以薄蝕為疾地以崩溢為疾天子以幽厲為疾王侯以驕泰為疾士以貧蹇為疾大夫以酷佞為疾庶人以饑寒為疾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奉賢使士有蹇疾羈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為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為醫疾以貧蹇故士以夢兆為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為醫疾以飢寒故庶人以循吏為醫昔者孔子有貧蹇之疾無夢兆于諸侯而不能醫及其老然後夢奠于兩楹是疾也至後世而愈故曰在陳絕糧往者病是孔子不以窮為病也明矣然則徵君之疾藥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靈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而不見其搞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嘆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為疾也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王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願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甯戚也周末而齊霸其二子之功乎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玄對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將軍戮力草昧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

不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彙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鬼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困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脩會盟之典徵君是賓此其志不末矣明侯不以此特誣告諸侯請寧國步以為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麋鹿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袵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執而明侯有可為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困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為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剖符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輕臣荷鼎威炙蒼生主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亡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歎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疎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疎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為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幸而不效雖卷國以忠之可也矣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明侯其孰慮之蜀王曰善

洎曰蜀王以興國之策問于李玄而玄之對無一言及于蜀王之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義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為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史外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蜀王以太牢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奇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歟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董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為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逸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叢脞也賢侯以成都為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名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請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執賢侯坐而不告何為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敵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抑何歟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調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歛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為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奉寡人遠讒以安賢士無使為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成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悅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于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瑕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

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万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耻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裕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為農工者樂為工商賈者樂為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貨之憂無怨讟之悖

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大臣者百官之表也百官者民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景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詔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与大臣異欤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外由在內也功臣在內由在外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執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惡色徵君出謂魯猶曰蜀侯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為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爾之衆無惰哉蜀民皆唯。而去左右問曰向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

爭于民故賤而不倍所以脩吾言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非度一霸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厚也豈足為賢者歟蜀王曰不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為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百而徵君者奇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待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幕無士一獲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老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已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功亦世載厥言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幸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且厚為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其業不可謂

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殖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幸瀆矣瀆賢以干名臣竊惑焉是歲蜀王薨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方言說諸侯豈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况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攘臂而咲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祿戮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敝褐麻屨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耻已左權曰柰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盡身人而忘身乎以千金游于天下必求其悅已者有不悅則分金而惠之悅已者不盈千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莒人

之金不足以勝悅己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羣聚若丘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眷哉左

權曰權也陋微子啓之弗章
李玄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旦李玄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內外樹難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洛陽玄真宮災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圍宮苑炎烟蔽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擁列于銅駝陌惶惧掩面京師為之語曰玄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為陛下却之矣陛下益宜躬脩玄默勿以為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災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况聖漢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

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為有國士之風及為相牽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為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黃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耻而鼓舞于聲利矣故一特寵握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執黨類分為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為名東南虛匱海內罷敝維拒帝荒于游畋國步多難亦未有極于今日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不位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洎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体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此必寓言之作故外史疑晉文之

益州守徐嵩坐賊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賊于獄中乃相國

王允門人以孝廉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搢額乞憐
密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成雲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鬚
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為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賊論死
充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賊談笑挾相國後文龜齡遷為左馮
翊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橫掠良家婦女百人充于閹室為鄭衛之
聲以奉相國及中常侍得幸者京師醜之雖韶童輩皆呼為冀中
郎以其汙濁士林故為清論所鄙及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
其門每與董卓議國家機務必以袖帟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
文龜齡亦耻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
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為其然也曰令
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
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惠日彰其禍可抱足而
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廊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謀鑿陳實之

禍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同享豐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
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
病免爵歛金玉十乘以歸客于荊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
貧者明至佞者毅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紀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可作傳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嘆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茫
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
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徵福徵君曰夫諸侯脩德則告于山川
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于是乎怵懼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
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雲
瘴癘之疾不淫嘉穀豐而民神洽土壤潤沃城郭蕃庶山川出雲
社稷馨香以永其國祚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
之豐阜凋進以因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溼鬱昭明以

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先王之報
勳德于社稷之臣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車服以錫之晏享以親
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
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降休咎
于民也是以駿顯之烈与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禎德音振垂
灑景福君子明神此之謂也

徵君游岷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摧徐涑曰猛虎當道
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摧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摧執其
尾而倒馳踰岷山之岡徐涑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
者徐涑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涑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叢林左摧
負虎皮以救徐涑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
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弦不揚為虎所啞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
羣虎之猛也左摧莞尔而笑曰制之何有吾昔者与客涉瞿唐之

峽即徵君欲之楚游道也舟覆得楫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
而皆獲斃者二客曰吾与子将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楫而俱免子
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
于峽而鳥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兩矣今之所
遇奚足惧哉遂歷岷山之壑而搜之羣虎皆斃徵君頌為二子曰
汝其奮于岷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
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謹兜
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
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
仁者歟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歟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歌也
小子其勉乎哉左摧曰岷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
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
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

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漢銅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滂殺之徵君嘆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仁焉李玄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五仁銅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害而未播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者懷榮恩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劍于郡邑而卒無旋踵以懷刑戮之臣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室其隣于亡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磯將潰則不可與綢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

從事掩牖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駭衆自以為儒林之雅蹈也詎知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岩壑懷鷹揚之具蓄淵然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玄問曰自靈銅既戮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彈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庭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杯土而塞濁涇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室而後以羨餘貢于廷天子為途旅犀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漢室為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途炭之禍以濫觴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將于雍冀之境而內外之執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

裕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游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智度而管孟之為也徵君方效乎孔管而有捐時之愆既信于諸侯而流涕歎之嘆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米聘意者欲揚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而不羣也如此日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烏知曲主不可以使之庭乎鷹隼為鳳狐狸為麟葭莩為菊蒺藜為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焉常王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辛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穰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脫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唯楚聘就而未報故為此游以待其戮胡可淹也憲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驛苟處而淹是泰誓也亦何功之為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執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縱橫之策合者順辭而道逆以詭詐之謀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拱固而業頽是以有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膾塵當是時桓公為五霸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存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霸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徵君不穀之晉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徵君因難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為固家以垣籬棖闕為固未聞以人民也曰山

河之固孰与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為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為猿雁之據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為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何為固國之執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耶當觀兵之際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也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英民不懷又請安而無外患宜王之以為山河固也王亦不孰慮乎今天下幸貢者一室漕運者一渠黃圖之籍尚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為

戰國而得以請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飲之以晏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討驅遏戎騎剪滅奸雄烹炙貪雲顯岩穴之士与之謀國雖無會稽之耻而有嘗胆之勞無報吳之幸而有霸越之績是謀策之微聲而文武之列光也王其圖之楚王曰善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謂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獮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明齋明盛服告于宗廟惴、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省、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

功虞人慧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老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庭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為之晏以勞其考為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為之歌詠舞蹈之樂以和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為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途異也今王欲田亦奉先王之心而已矣楚王曰寡人其亶乎是歲峒蠻寇南郢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辱曰奚得焉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趣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聞之而怒遂捕鬪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為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空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乎天而奚迹之為楚王曰善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蒞居而嘆客有諷徵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為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

吸霞浩、乎与太虚同流、美鱼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跡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窺九溪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歌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無空鉤、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鈎、故能為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為固、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為藩籬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為棲、以七澤之畔為磯、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乂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籬、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為匹夫之群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日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替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談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賤而伊尹、干伯夷、隱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游介推、蹈而孤偃、翊莊周、踈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雋、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于衛國、是猶覩山鷄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覩鳳凰之翱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弗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谷、知亡知興、与時偕行、知興知亡、与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蓋穢、王運頽、涇賢士蹇、佞臣煎、國之頑民、媵我曆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岩棲、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而務光、而呂尚為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送周魯、連鵠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听于民、將亡、听于神、今之特、又替于周秦矣、子願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亂曰：故廈將顛、兮、柰良工何、攘搥媛兮、劉而為窩、昔周室顛、而攘搥媛

者齊晉也劉齊晉之攘攬而治宮室者則管仲鮑牙甯戚狐偃
趙衰井向皆良工也是以能霸諸侯而強公室夫有晉不以周衰
而失其霸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林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國
則就之非篡弒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姬外有譖臣二
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幸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沉
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先竟之明職馳玄同之令軌故駿儒之名
翁、馬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容慚而謝曰先生駿儒
也曲夫之譴槩不得已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為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慎者興
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
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
荒色而無度則荒弄賢而事鬼則荒味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
荒役而無度則荒慎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魚乎曰魚夫

王輕身游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
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粲姬盈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
于色也酣以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日夜
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纛鐘鼓鏗、管籥嚶
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嶽望祝融臺高九累
猶以為望而茫也又襲其出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
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易冕
講老子師事方游乞食之徒採藥以鍊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
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荒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並之其何以存
國昔后羿荒于田獸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反國孔甲荒于
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之咲而周
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
况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况其並哉臣不敢謗王

也俘女子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為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
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臣之追游于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
方以臣為得志于楚故王不命臣而臣追之使無以雲夢之游為
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
疾也乃命左右刑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
王寵之臣既諫雲夢之女不憊于王而王刑之是王以臣之諫而
寄戮于色也不然王欲刑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
人王豈能盡用乎王不能盡則則雲夢之女刑之何為楚王笑曰
誠以示遠也又不能遠且不穀之荒疾多矣乃逐雲夢之女而作
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
也惜其不能克奮厥志以匡漢室徒安享楚國之祿而田誓一
作之後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甘誓抑外史失之歟

峒蠻亂楚王問徵君曰南郡之人不請為之柰何徵君曰告諸天
皇楚王曰王室之憂若莽又聞以敝邑之難是迫也寡人不敢告
徵君曰問諸有司楚王曰有司不兵且天皇之臣無命而專之罪
戾不輔亦以類寡人之問徵君曰臣聞天子以征諸侯以伐今峒
蠻之亂王宜振旅命將而深伐以靖楚亦光輔王室之一舉也楚
王曰陪臣不能將寡人無振旅之命自先祖封邑未有受也何以
伐為徵君曰雖然漢室其墜哉天皇將以藩屏之寄而望諸侯故
楚無虞警若不足以重漢室而楚告難則反以為漢室憂王若不
發公廩不煩有司借銳卒三百而餉之則可以一戰而靖王何慮
而不為楚王曰是伐也寡人將屬之子乎徵君曰臣不敢辭于王
也臣有賤士左權徐淵者能戰臣敢以進楚王異之卒然曰先生
賓于敝邑久矣而有二士之執何不賜寡人哉徵君曰不以執聞
故久候也楚王聘之左權徐淵始見楚王脩戰具遂平峒蠻楚王

報之鏐金二百鎰薛子曰禮也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間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与之卧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庶令音昔者蒙以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徵君戮以亞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為不穀躋咸踰藩而吊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益殞倣志至于今是咎徵君其稅前之愆以反我敝邑偕我晏好使不穀徵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誓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徵君之別塞樹五霜朝聘將既不穀每南望楚甸悠我心繼以夢寐彌不自抑敝邑之氓若荷耒望時雨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悃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自蜀之楚一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徵君与李玄左摧之徒殫志陳力有五叛大夫之勞而

功之舉尤過是徵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徵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土壤之饒不及荆楚而又有巡狩之遺烈是楚不必勞也而徵君勞之敝邑宜勞也而徵君忽之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雖為不穀辟徵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隳望于鄰國仁者能微惕乎今胡馬秋勁冠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郎嶺郎嶺戰却折我銳兕五千僅擒七首又寇我鉄關餘種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万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冀而戰又折我銳兕万餘僅獲黃紙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執莫當是以藉徵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而奚楚之安乎敝邑之与楚兄弟也必以不穀是恤不穀豈敢自愛索黎民何楚之黎民猶敝邑之衆也願徵君就予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符

徇于隣國之壤而達其闕使母有譏者發壯士三百護乘于道使
母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
跋薦社稷之馨香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是
徵君一就而收名實夫就不穀之聘怨也瘳敝邑而復楚忠也由
于忠恕之間仁也三者名實之基也徵君其深惟無忽焉楚王既
得晉王聘徵君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使寤檢而不獲其旅
十人与館者鬪楚王聞而囚之晉使覲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
為不書曰館人盜執聞于王不罪館人而戮其隣僕非以脩睦
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玄曰楚與晉隙矣翌日謁王料
徵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吳徵君不及晉故楚王疑之問
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書晉難必過臣將赴矣
若聘臣以書是飾難也飾難而疎士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
楚王有慚色謂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

寡人誦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溢字得
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不犯王亦楚之累
也豈唯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不
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
晉使而歸之楚必有憂楚王曰何哉曰隣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
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憂也楚王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晉
之聘殷矣王若脩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憂也臣請為王聘晉可
以替晉使之讒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
使而若士寡在敝邑如晉而淹寡亦在晉是隣國交寡胡可盟也
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隣
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憂于楚則臣之行為晉
也晉與楚憂則臣之行為楚非為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
謂仁援難而解憂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

王為歸矣不然魯其登乎微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玄魯猶孔紹祖後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微君弗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為質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矣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微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微君宿于龜丘李玄曰有字南流犯客心甚迫其在楚分乎微君曰字將犯諸侯李玄曰子文昌謫星也漢祚式微皇天用愍予乃降達則鑄功烈窮則述春秋嗟乎子其窮矣字犯客星則子當之流于楚分則諸侯當之難將至矣子盍報吳越之聘以盡厥心乎微君出涕曰噫是甫志也左權聞李玄之言厲聲而呼曰汝矣饑豪傑之心哉今晉有隆聘將大錫于夫子時乎時乎賢者乘之愚者忽焉權以為乘之便李玄曰知時之時者可以乘知執之執者可以興故豪傑出而自乘者待民佐時而乘者待諸侯諸侯無道

而乘于人者待帝王世亂而無運不可以待民憂世而報聘不可以待諸侯諸侯當戰國不可以待帝王今夫子之出報聘也時焉能乘若報聘而擇諸侯是無可游也子何以夫子之出而必其時之乘乎左權曰夫子能行三軍何謂無時夫時者因人而幸也權聞之規天者不祥規人者不彊規地者不張子乃上規天文下規地紀中規人謀茫無所處使小智條、大智翹、小勇刃、大勇苗、奚取于規也且子不聞吳越之俗乎國無宗室之賢王士無所歸民無戰守之志財粟侈于執族潰于私門汚吏多而猾民雜處毀言成立濁行成淫百役橫驚而世家巨室無昔日之蕃庶者可以大哀乎是聘也吳則功臣越則方伯非若諸侯王之名號順舉而貞也子何先吳越之小聘而忽晉楚之功哉李玄不答微君曰雖然吳越之壤亦諸侯國也隣國強則吳越幸矣吳越強則漢室舉矣夫全吳之執足以當八國之形而為天下樞故漢室之所

賴者東吳也王則偏霸則完其漢室之東方乎吾不待矣盍歸乎
來哉子其各努力也

晉人与蜀人盟練刺士以報楚王假為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
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隣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
之交不可踈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踈諸侯之交擲陪臣之
禮而辱臨國之命君何不疑臣為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惧而避
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刃刺之楚王傷
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為晉人之計也于是楚
王始疑晉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設刺客計
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
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言之言徵矣甫未入
晉而晉為之詭謀不足以復晉耻而又導讐于楚其無已乎若漢
室既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為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讐命之阨

也甚甫將避讎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魯猶曰子之歸善矣其如
岑淵乎晉難將戢莫若返楚以調二國之讐而又釋楚王之疑如
是而歸至完也子若畏于楚則猶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
躍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籬而扛百
足之虫有稚子臨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欲返穴而安之亦不
得已今楚王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
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
游魚之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沉浮得揚
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而魚益逝君益信而士益歸而况
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
游亦不可得也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數澤之游而游之必蹇矣
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猶曰楚不可返以
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為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謀又

以培彙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者難與定變楚疑而晉忿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哉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關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歟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楫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井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湘是浮以濯以漁掉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為此游也周岑喟然嘆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憩雲夢窺九竊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荆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汨吾于鷗鳧之渚棲吾于蘭杜之鄉羗邂逅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魚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泮然悲歌慷慨浮而不歸敝褐垢衣為時所疑之楚游者

能不懷噫是子之志智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林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羗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陳厄墨翟智而宋囚史蘇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諤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難心有所抗則慨而不暢心有所暢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人民渥以鍾鼎之祿而不為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為貧其羣也迹化其獨也道崇一晦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綠磯之藪以為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為能幸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望而歌曰瀟湘秋水泫、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闋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何楚聲之婉婁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人納之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譽于楚國夙夜憂惴况徵君不復徐淵因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内賢士皆棄楚而寶隣國無以南扞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欵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譽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為盟主以光耀于王室陽山之崩石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脩好于晉而聘徵君以歸則楚國之禍庶乎爾衆為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脩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子弟而用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為也楚王遂脩好于晉一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闕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礼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隣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譽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無忘讎于楚也晉楚王怒欲誅左右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

聞之寤口之言若美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言而養禍寤心者忍耻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裕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与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怒何君之遠恕耶楚王慚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徵君歸韓張儉仗策而訪徵君飲之張儉問曰子之言溥矣而功不白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憲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今諸侯雖茂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替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譽子何以靖之徵君曰晉之為諸侯也詭楚之為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譽不可靖也甫是以浣褐而歸得与子飲惜乎元礼林宗逝也哲人

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歟乃臨風鼓琴而吊之張儉曰
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
臣而借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
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拏
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干諸侯而不遇乃述經
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
天者也及春秋沒戰國嗣亂以縱衡為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
寄于君若孟軻荀况談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
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
而寄于天者何畜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
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禱名器淆溷蕩之
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勗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
寄哉儉也從薦紳之末不能輔導以至于錮為國玷焉天之戮民

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得道完
而形超固天之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門
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
也

初徵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魯猶問曰猶也聞之聖人不私
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
無私乎徵君曰甫之游也不覺暮矣遠託七國併返南甸彥人凋
徂誰与扶植是以感而歎也魯猶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七
人唯尔与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績隱于長州李玄隱于
華嶽張袞隱于天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
祖倖于秦猶乎甫与尔歸矣乃據地而歌薤露魯猶和之既而曰
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与甫言曰今諸王傲惰而不知
礼大夫阿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耻民

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
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至頑之俗詩之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
之謂歟魯猶遂從徵君于韓而反魯徵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洎曰井度所作外史八篇議論醇雅氣象朗裕真漢世隱君子
之出類者視董仲舒較優若楊子雲匡衡劉向之輩又不可同
日而語矣考之當時与井度並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
尚封武興盛孔井此五人者皆產于汝南而文章事業寥々無
聞焉若以為孝廉者不由于文孝之門則仲尼不能述六經而
孟軻不能作七篇以垂世矣故含經味道者難以執一論也今
讀黃徵君外史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道植人紀為東漢一
代名儒宜其見推于林宗受式于元礼一時諸君子咸高之其
風可想也且其文章得國語左氏之体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
之雄而無其陋質而盡美婉而成章皆孔氏之遺言逸論有書

史之所不載者其功豈不偉欤然此書不怕有于世僅出于晉
藏于唐之田弘万卷樓復流散不傳茲又得之秘閣典籍中豈
斯文之絕續果有数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
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况井度之
高駕又非漢之諸侯所能聘者井度亦豈得而屈哉其文有自
述之辭雖或出于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于左
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意者晉特
隱君子值晋室之末運忠憤激慷而不敢言託為此書引類屬
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欤